

# 到一趟巴山

柯贤会



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自然造化,请到一趟巴山;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山水之美,还是到一趟巴山;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精神涅槃,更要到一趟巴山。

## 穿越白岩坡

若干年前,酣睡的大巴山做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梦,浑身一抖,便抖出了大大小小、高高矮矮、长长短短的山山卯卯、大河小溪、湖泊溶洞,如长龙、似大象、像雄鹰……这些千奇百怪、形态各异的山脉、溪流、湖泊、花草、树木在季节的长河里翩翩起舞、流金叠翠,展示着巴山的仪态万千。

白岩坡就是大巴山的杰作,地质断层形成的两座山峰如同两扇大门,挡在通往巴山的路途上,展示着什么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。岁月的风霜雨雪、日晒雨露将山体染成灰白相间的印迹,像极了牛角上的纹路,生命力极强的花草树木在悬崖峭壁上疯狂生长,一条不起眼的小溪硬是从两山夹峙中拼命挤过,切出一道深涧,絮絮叨叨着“水可穿石”。从岩石里、溶洞中、草木根沁出的泉水,争先恐后地窜进小溪,欢歌嬉笑。停车驻足,一股清新空气不打着招呼地沁入心脾,全身舒坦。抬头仰望,一线天里洒满花草树木、蓝天白云、风花雪月,让人心旷神怡,仿佛到了世外桃源。

两条路从白岩坡穿过,一条是沿溪而上的挂壁公路,一条是穿山而过的火车隧道,一条开凿于上世纪,一条修建在新时代,一新一旧,

活,也看到了革命精神的传承。

## 观开展览馆

说是展览馆,其实是基地,叫“巴山精神教育基地”。一长排高大的房屋,静静地站在黑水河畔,几棵挺拔的水杉,在岁月的风尘里摇曳,一枚屹立在基地门前的奇石,如同别在基地胸膛的勋章,诉说着巴山铁路人奋斗的故事。

20世纪60年代末,80余万铁道兵、民兵和三线学兵浩浩荡荡开赴“抬头一线天,低头是深涧,天天云雾罩,半年雨绵绵”的大巴山,以“汗水融化千重岩,风枪打穿万重山”的干劲,以“铁路每推进一公里,几乎就有一名战士倒下”的巨大代价,在 earthquake、岩爆区和特定的历史条件、自然环境和施工技术下,修通了襄渝铁路,天堑变通途,让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成为历史。

新一代巴山铁路人,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,坚持在大巴山中安心、安身、安业,硬是把襄渝铁路地质条件最复杂、基础最薄弱、病害最严重的“担心线”养护成了“放心线”,并在一代代铁路人的坚守中孕育了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务实创新”的“巴山精神”,成为铁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,被中共中央宣传部、国铁集团党组、共青团陕西省委命名为“全国首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”“铁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“陕西省青少年教育基地”。

巴山精神陈列馆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、巴山职工文化创作基地、党员活动阵地和巴山精神报告厅组成的展览馆,真实再现了“会战襄渝”“艰苦创业”“强根固基”“和谐共建”“薪火相传”的场景和一线天景观、黑水河钢梁桥、大巴山隧道、铁道兵留下来的干打石房屋以及巴山小奥运等,娓娓讲述着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,襄渝铁路从动议、勘测、设计到建设运营的艰辛历程,生动展现了襄渝铁路修建史、巴山铁路人艰苦创业史、强根固基科技养路史、共建路地和谐美好家园史、薪火相传砥砺奋斗史。

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”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状”“全国青年文明号”等100多个奖牌是对巴山铁路人的肯定;“巴山魂西线人”“巴山护路神”“逢山开路遇水搭桥”“路魂”“巴山精神中国力量”等几十幅墨宝是书法家对巴山铁路人的赞歌;《丰碑刻在大巴山》《巴山精神,铁路人的精神富矿》《以巴山精神为动力,推进铁路企业科学发展》等篇章报道是全国各大媒体对巴山铁路人的弘扬……巴山铁路人将“巴山精神”视为巴山之魂、护路之本,在时代的洪流中持续发扬光大、代代相传……

一“老”一“少”,代表着过去,承载着未来。

## 走进活水乡

一座矗立在村头的烈士陵园成为人们缅怀先烈、崇尚英雄,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积蓄力量、奋勇前行的精神丰碑。

修建襄渝铁路的32位英烈长眠在此,年龄最大的33岁,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,在如花的年龄里,他们为了祖国建设,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拾级而上,映入眼帘的是“活水乡革命烈士陵园”几个大字,门框上一副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对联,让人顿时心生敬仰。高大的纪念碑上雕刻着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,显得格外耀眼夺目。32个水泥坟墓好像32位披着铠甲的战士,战斗在修建襄渝铁路的崇山峻岭中,鲜红的碑文仿佛烈士们流淌的血液,染红了巴山。20世纪70年代,几十万像他们一样的“三线”建设者,用青春和生命打通了祖国西南与全国的联系,谱写了一个又一个英雄故事。

“红日升在东方,其道满霞光,我何其幸,生于你怀,承一脉血流淌……”一段葫芦丝从村中传来,循声望去,一位10多岁穿着红色汗衫的小孩正吹奏歌曲《万疆》。见到有人到来,小孩羞涩地躲进了屋里,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,小孩羞答答地倚着门框,又接着吹奏起来。那悠扬的声音,把我们带到了过去,感受到了先辈的伟大,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。

# 石泉写意

张朝林

## 一条河

哪位神仙使了法力,让这里山崩地裂河改道?原本是从西向东奔流的河,被一鞭子抽得翻了个跟头,由东向西倒流了三里,从此有了“倒流河”的别名?

是怎样的一条鞭子,抽疼了四周的群山,赶快歪歪翘翘地远离,给这儿腾出了一片平原,让“倒流河”在这里高兴地扭弯身子之后,直直地流向汉江?

原本的古名字叫直水、直河,方言“直”“池”咬不准的乡亲们,叫着叫着,就叫成了池河。不过不打紧,散落它周围的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泉眼、小池、清塘,正好诠释了它的名字。

有河有山有泉有池有塘,就招来了生灵。曾几何时,汉王就恋上了这里,打了一座城池,种下一片桑园,蚕虫吃下的桑叶,吐出五彩霞,织出七彩丝绸锦缎,引来天下商贾。从此,千亩道上满是马嘶声、驼叫声、铃铛声,驿站上撒满关于池河桑、蚕、丝、绸的佳话,撒满鼓励植桑、养蚕、织锦的佳话。

曾几何时,城池沉淀,曾经满城的金丝文化、战火烟云、商贾逸事,落入池河,化作历史的金沙,沉睡在池河的底层,久久不醒。

池河行云如常,云飞霞舞。池河水流如常,奔流不息。池河生灵如常,繁衍不息。

又曾几何时,池河,潮起潮落,泛出沙金,清水中撒满金星。一个叫谭福全的摇金人,在池河摇出了一枚鎏金铜蚕,摇醒了一河的历史。从此,醒来王朝和金蚕历史,成为历史见证的坐标原点。从此,沉睡千年的鎏金铜蚕,插上了金色的翅膀,飞向世界,撒下多彩的丝绸,装点缤纷宇宙。

## 一棵树

这是一棵槐树。一棵有350年一大把岁数的槐树。一棵秦岭怀中巍峨的槐树。一个叫“明星山庄”的茶屋,出生在槐树的身旁,山庄的前身是学堂,牙牙学语的秦娃娃,



走进学堂,在高大的槐树的庇护下,成了雄鹰,成了凤凰,在世界的天穹中翱翔。从这里走出来的明星,数不清,这就是“明星山庄”的来历。山庄古色古香,飘出缕缕茶香,香了云彩,香了长风,香了太阳,也香了月亮,惹的世界也寻茶香来了。

于是,长满茶香的山地,把温暖的怀抱和茶香一起给了世界。

## 一片土

这个地方叫“沧海桑田”,在这里,它不是成语,它是一片实实在在的黄土地。

当然,可以把这片土,想象成沧海,也许比沧海大,比沧海鲜活,比沧海多彩。至于桑田,不需你想象,它就是在一片实实在在的黄土地上,长满了浓绿,长满了希望,长圆秦岭的梦。这块绿绿的土地,被四周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、歪歪斜斜的山捧着、街着、含着、爱着。你也可以把这些山,看成无数的战舰,呵护着这块像桑叶的土地。

在这片土地的最高处,铺着一片水玻璃,就把蓝天请下来了,这片土地,又多出了一块宇宙,从此,天上的风雨雷电、彩云祥雾,星星、月亮和太阳,一起呵护这片土。

有风雨、雷电、彩云、祥雾、星星、月亮和太阳的呵护,就呵护出一片五彩斑斓的土地,土地里有桃树、梨树、李树、拐枣树、葡萄树,长出

来最多的是桑树,它们把一个个的大手挥向蓝天,风雨中总是给大地和天空鼓掌,哗哗啦啦的掌声,就是沧海汹涌的巨浪,把四周的战舰掀得摇摇晃晃。

这片土地上,还长出来一条一条的公路,把这片桑田绕得十分柔美;还长出来了小木屋,小别墅,绣在这片土地上;还长出动人的故事;还长出……风一高兴就唱一声,把这片浓绿逗笑了,潮水般的笑声,一浪高过一浪,把山路、木屋、别墅也乐得东倒西歪。

这片土地,高过成语。

## 一湾草

草池湾是石泉的一个地名。不仅有草有池有湾,还有蓝天、白云、梯田、小池、小塘、小湖;有黄鳝、泥鳅、小鱼、小虾;有在草上玩耍、池中跳舞、湾里飞翔的朱鹮;有爱护朱鹮就等于爱护自家眼睛的村民;有馒头样、蜡烛样、华山样、泰山样的绿山。朱鹮就爱上了这里。

有多少草坪,谁也数不清。问祥鸟朱鹮,它也嘎嘎回答了,只是我无法破解鸟语。

有多少池,我也数不清,问池中游动的野鸭,它们高兴地飞翔起来,抖落几片祥云,算作回答。

有多少湾,老农扳指数老半天,也数不清,问头顶的白云、白云高兴地流下几滴眼泪,化作一道彩虹,算作回答。

有多少爱鸟的故事,老大爷也数不清,只给我讲出一个故事,就把我们感动得稀里哗啦。

有多少只朱鹮,保护站的同志也说不清,说,有时候是几点红云在这里飘,有时候是几片,还有时候是一窝。

有多少黄鳝泥鳅小鱼小虾更是说不清,能说清楚的是这里没有一块田是上化肥农药的,没有一个伤鸟的事故发生,没响过一声鞭炮声,没……很多的“没”,让我也记不清了,只记清一句话,就是这里的人把每一只鸟都当宝贝蛋。

这个草池湾因此就叫朱鹮村了,成了省内外游客的打卡地。



安安康古八景之一石梯镇的“石梯远渡”虽早有耳闻,遗憾的是没去过,总觉得离我很遥远。

驱车前往,一行十余人。转弯,我这个老司机居然在岔路口找不到领头车是南下还是北上了?还好,绕过一个湾,从一条正在维护的乡村小路下坡,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树、一挡石坎、一座石房子;左边是汉江。刚下车,几步路就到了江边,眼前一座桥梁横跨江上,这里就是石梯的古渡口码头。

初到一个地方,陌生的不仅是这个地方的山川地势、田间地头,更有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。远眺江面,清澈的碧水,几乎感受不到它在流动,也没有一丝丝风,石梯是幽静的。

车行山间,蜿蜒崎岖。一路上,满目苍翠空念远,我知道,此次采风活动,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,不管身在哪里,这将是一次有意义的文化修行,难得好心情,激荡着诗的空灵。

停下脚步,在厚实的土地上,向四周看了许久,这个徜徉在山水之间的小镇,竟是如此的清澈。原来,在清康熙年间,这里曾设立行政机构“石梯铺”,民国时期又经历了多次变革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原三、四两保编为石梯、杨寇、天宝、兴隆4个乡,隶属安康县第二区(张滩区)。1955年,这4乡合并为石梯乡。

1996年,撤区并乡,将青套乡并入石梯乡。最终,在2010年,撤乡建镇,改称石梯镇。

这些历史变革,见证了石梯镇的发展历程。如今,当我们漫步在乡村的产业大道上,感受着和美乡村的美景时,那“跑山猪、车厘子、山楂园、水蜜桃、桑葚园、斗鸡养殖场……”都见证着新一代又一代石梯人民的勤奋善良。他们世代奋斗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上,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,创造了这里的繁荣与辉煌。

人与人之间相遇相识有缘是奇妙的,这种缘分,说不清,道不明。可能,从遇见的第一眼,就感觉不一样,有幸相逢就是上苍恩赐。初到石梯,也是这种感觉。

欣赏过山楂园,品尝了美食。遗憾的是在山楂园里,没遇见山楂妹子,我给建议:以后在园中吆喝着卖糖葫芦,播放“都说冰糖葫芦甜”的歌曲……

我们一路走着聊着,不知不觉游走了半天。历史可以远去,但不能忘记。在冯家山,冯

老师唱戏的一幕,竟是那么清楚那么深刻。在与老人的交谈中得知,过去的石梯有俗语:石板房、龙须草、罐罐提水吃到老。原来的石梯乡群众吃水多在水滩、小水沟担水,天旱时,有的还下汉江河担水。其中,条件好的两个生产队200余人,人滚桶翻,好多户只能吃房檐水。要致富先修路,近年来,水电网基础设施逐步改善提升,2016年,通各组的道路全部硬化。产业兴,乡村旺。近几年,石梯镇全域发展蚕桑、芍药、山楂、柠檬、花椒、冬枣、辣椒、枳壳、黄桃、核桃、斗鸡、黑猪、车厘子等产业,目前已建成17个经营主体。

夜幕降临,码头上灯笼闪烁,与天上的星光交相辉映。

过江的时候,我想起了清人兴安州判石潜曾在此留下诗句:“小阁临江岸,悬崖嵌碧空。梯从石上见,云向壁间封。古木苍苍日,扁舟渺渺风。但能粗食足,老此画图中。”

站在江边,我似乎看见了昔日江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,心中竟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故事,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对未来的期许。

或许,正是因为那份古老和悠远,让我对石梯远渡情有独钟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渡口,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、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,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快速的交通工具和便捷的生活方式。当我们停下脚步,静下心来,去品味那些古老而美好的事物时,会发现,那些曾经的历史和文化,才是灵魂的根源和精神的寄托。

青山、绿水、石阶、渡船。据《兴安州志》记载,石梯渡位于州东三十里江滨,那里石岩连亘,渡处凿为磴如梯,因此得名。

离开石梯镇的时候,我竟然有种不舍的依恋。

# 父亲的养猪情怀

成忠旭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一直在养猪。那时,田地里到处是野草,一放学,我和门上的小伙伴相约去打猪草,只为把猪养得膘肥体壮,过年时顿顿有肉吃。

二十年前的猪圈比较简陋,用石头板围成,家家户户养猪属于粗放式养法,夏天雨水多,猪圈又臭又脏,白猪身上裹满泥浆后秒变“黑猪”,父亲提几桶水,往猪身上一泼,冲洗干净。冬天气温低,父亲要去林子里捡几背筐干树叶,铺在猪的“寝室”里,让猪安然过冬。

那个年代,养猪虽然不怎么赚钱,父亲却说:“等过年卖了猪,手里还能有一点整钱,可以给你姐弟俩买身衣服穿。”

现在的猪圈,四周用空心砖砌成,地面和圈顶用水泥打平,猪圈内放一个食槽,一个水槽。我时常站在圈外自言自语:“你们都住进‘楼房’了,厉害啊!”也不知道它们听懂了没。

显然,住进“楼房”里的猪比较爱干净,在父亲的多次引导下,我家的猪在固定地方拉屎,固定地方睡觉,固定地方撒欢。但也越来越“娇情”了,刚买回来的小猪仔,容易生病,父亲就摸索着,自己给猪打针,给猪圈消毒。没有学过兽医的父亲,给猪打针却很娴熟。

父亲在家时,我家的猪是很“幸福”的,每天喂三次食,圈内卫生很干净,槽水清澈见底。尤其是每年夏天,父亲都会在猪圈顶上搭一层黑色漏网篷布,防止太阳直射,中午还要给猪冲澡降温,冲完澡的猪习惯摇头晃脑,耳朵也不停地甩动。

买回来的猪仔养上一两个月后,对父亲产生了“依赖”,即使在憨憨入睡,听到父亲的脚步声,一头就爬起来了,小跑到食槽处,两前腿搭在砖台上望着父亲,哼哼唧唧,

像是在说“赶紧给我喂食”。

有时父亲要外出干活,早出晚归,天还没亮就给猪喂食,晚上回来得迟,猪吃得也就晚。偶尔和父亲聊天调侃,“咱屋里的猪也太造孽了,有上顿没下顿的,怕都长不大呀。”

有一年,刚买的两个小猪仔,喂了没几天,一只翻出圈外跑了。父亲沿着公路寻找到天黑也没踪影,心想想过几天猪自己就会回来的,等了十天半个月也毫无动静。我给父亲说,找不到算了,养一个也行。可他不甘心,又去买了一个,说养两个猪,相互能有个伴。

这几年,我一直劝父亲不要养猪了,年年说,年年却一直在养。为此,我给他算了一笔账,养两个猪需要买猪仔、饲料、玉米,明面上的成本是可以算出来的,但是还要每天投食,精心照顾,五六个月后才出栏,这些都是无形的成本,总体来说不划算的,还不如过年买一头猪吃肉。他说,在家闲着也是闲着,养个猪混时间,混心慌,而且自己家的猪喂的都是五谷杂粮,肉质鲜美,口感也好。我让母亲劝父亲不要再养猪了,她也劝不住,“你爸养猪养出感情了,圈里没猪的话,他心里也会空落落的,就让他养去吧。”

如今,父亲老了,地越种越少,却仍在养猪。

